

續綱鑑精采

二

67  
4  
56

東 京 園 書 館				
四 冊	五 六 號	三 架	六 七 函	屬 類

五  
四

續綱鑑精采卷之二

警軒坂田丈平校閱

石村貞一  
坂上成美 同輯

明紀下

孝宗皇帝

諱祐楳憲宗第三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

九月下李孜省梁芳於獄僧繼曉發原籍為民

其黨鄧常恩趙玉芝謫戍邊於是先朝妖佞之

臣放斥殆盡○謚生母紀氏為考穆皇太后念

吳后保抱之恩命宮中進膳如太后禮○有星

續綱鑑精采卷之二

丘濬上大學衍義補

變庶吉士鄒智上疏言陽不能制陰之象如萬安等小人也而據內閣宜退之王恕等君子也而謫外方宜進之上在東宮稔聞安惡至是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未署曰臣安進上命太監懷息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漸汗不能出一語○萬安罷安臨退多戀不能釋在道尚望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禮部侍郎丘濬上大學衍義補上覽之甚嘉陞禮部尚書弘治元年戊申二月上耕籍田籍之為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

舍已試之士而求之他則既得之士亦猶已試之士而已能用已試之士則求敢諫之士始為其用亦不必汲汲求之也此言尤得要歟矣

籍禮畢宴群臣後以例之○詔天下舉異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教毓李文祥以言遠謫至是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言丁璣等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自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從之起用○三月初開經筵臨御三年庚戌設預備倉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外黜

每十里積粟万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

四年辛亥吏部尚書王恕三原人推河南布政使蕭

吏部尚書王恕乞骸骨

禎為陝西巡撫大學士劉吉忌王恕凡所推舉

必陰撓之其舉禎吉又票旨別推於是恕疏乞

罷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

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

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祿位且

陛下既以禎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

骨上溫詔留之

履坦曰成化時三原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  
一建白者三十九弘治初以災異條七事以  
星變陳二十事皆侃侃論列力摧權倖故當  
時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議者方之  
漢汲黯唐宋璟  
宋司馬光三賢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初吉屢被彈劾章仍進秩

人呼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時上欲封后弟

伯爵命吉撰誥券誥告也以文  
言告曉之也吉言必盡封兩

太后家子弟乃可其實欲替遲以俟賄上惡其

專權諷令致仕人皆快之

五年壬子十一月停納粟上官例尚書王恕言永

大學士劉吉罷

樂宣德正統間天下有災傷各邊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六年癸丑吏部尚書王恕罷先是恕與大學士丘

濬同階太子大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

恕弗讓也濬因銜恕訐奏訐音結攻發人之陰私恕變亂

選法恕遂稱疾罷歸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

前有王吉後有丘濬而恕終罷要見君子小人决不兩立

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濬輒怒捽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七年甲寅二月河決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杭

水利貫往治之乃修濬河涇涇水瀆瀆水注名港瀆瀆水注瀆處

湖塘斗門水門也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

余萬東南水患少衰○西域進獅子猊岳言獅

子者外域之獸真偽不可知縱真非中國宜畜

非真無為外域所笑詔還之

十年丁卯三月纂修大明會典

纂修大明會典

大監李廣自殺

十一年<sup>戊午</sup>有熊入城郎中何孟春曰熊於字爲能火當有火災未幾乾清宮火○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sup>符籙</sup>獲寵任權傾中外會幼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於廣廣懼飲鴆死上疑廣有異書命搜其家得賄簿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籍沒之

十六年<sup>癸亥</sup>五月京師大旱劉大夏因言兵政之

停怒思之而能  
反正人情所尤  
難唐太宗亦不  
能擅美焉孝宗  
可謂賢君矣

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開陳所言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上覽奏嘉納之○刑部尙書閔珪持法忤旨上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

十八年<sup>乙丑</sup>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

爲痛者二爲害者三爲漸<sup>漸者不速之名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sup>

漸者六中有及張后第者后恨之上雖嘉其言

遺命內閣輔導  
太子

不得已下之獄既而釋之○五月上不豫及大  
漸召內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曰卿等輔導辛  
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當教之讀書輔  
導成德翌日遂崩巡撫馬文升等相繼乞骸骨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  
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猗岳余子俊周經張  
悅戴珊閔珪韓文待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  
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  
者也恕直諫重於天下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  
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  
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  
寄不屈不撻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為質道  
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命庶幾有三  
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武宗皇帝

名厚照孝宗長子也在  
位十六年壽三十一

正德元年

丙寅正月以太監劉瑾管五千營上為

太子時瑾得侍東宮以俳弄所悅瑾朝夕與其

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在聚谷大用張永為

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上上狎焉時稱八虎

瑾尤膾給

膾擾也給音劫敏言也

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

為人至是漸用事○六月雷震郊壇禁門太廟

脊獸奉天殿鳴吻大學士劉健等聞上與八人

戲亡度連疏請誅不報○戶部尚書韓文具疏

要看小人亦自  
有成規不特一  
劉瑾也

戶部尚書韓文等上疏

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伏覩近歲以來劉瑾等置造巧偽浮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陳於前狎暱媒蕪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前古閣官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

於是韓文王岳等一敗塗地事不可復為要者小人之機智真可畏

治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將瑾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持不從時內司禮太監王岳亦東宮舊臣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為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韓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日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亦廉知王岳密奏事八人者即夜趨上前環跪哭以頭搶音鏘突也地曰微上恩瑾等碌餒狗矣上色動瑾輒進曰



逐王岳范亨徐智

害瑾等者王岳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  
咎瑾等上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犬何損  
萬機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  
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  
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八人者各分司要地  
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  
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各上疏求去瑾矯  
詔勒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蓋前議時健嘗推  
案哭遷亦嘗瑾等不休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

要看席堂別有  
包穢之術

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得免初  
舉朝必欲誅瑾獨兵部尚書許進曰此屬得疎  
斥足矣若峻嚴急也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  
如進言○刑科給事中吳玃山西道御史劉玉  
俱上疏論劉瑾佞倖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  
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為民○瑾既  
得志於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  
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上喜以為瑾可委任  
矣○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趙高又見

辦事與瑾等表裏為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  
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瑾時雜構戲玩  
娛上候上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上曰吾安用  
爾為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

二年丁卯四月劉瑾受寧王宸濠重賂矯詔擅復

護衛屯田

三年戊辰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先

是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之策請開屯田數百

里省內運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牆邊境也

牆垣蔽

也所以防非常剋期督工而劉瑾憾一清罷之工亦止

至是又惡其靡費下詔獄

安化王寘錡反

五年庚午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錡反寘錡者慶靖

王曾孫也弘治五年嗣立于時劉瑾擅權毒流

天下寘錡素有逆謀與寧夏衛生員孫景文孟

彬往來甚密覲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

見寘錡輒呼老天子寘錡益懷不軌會瑾遣大

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

甚急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景文謂寘

歎息蓋蓄之胸  
中久矣發得披  
于機宜歎息方  
不虛比之埋輪  
者超乘幾萬里  
使人十年想其  
風采也  
言不唐突勸喻  
得方尤可玩矣

鑄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鑄乃殺東及  
巡撫總兵官遂舉兵以誅劉瑾為名京師大震  
○詔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  
張永監軍以討寘鑄一清與永西行一日歎息  
泣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  
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  
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  
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  
矣且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逆不

何等好機會

說得而妙永亦  
不得不從

其策甚周匪蓋  
懲前度韓文等  
之事也

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  
上問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  
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天下  
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  
益矯瑾行事呂疆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  
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  
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脫上  
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必見殺又  
涕泣頓首得請即行事毋緩頃刻漏事機禍不

能履一清之言

亦能履一清之言

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先是遊擊將軍仇鉞討擒真錡賊平張永等班師○八月劉瑾伏誅張永至自寧夏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半瑾先退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銳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為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即夜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

闔一曰門屏也

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土易反宮中小門也入瑾披

衣起趨出戶被執就內獄明日命廷臣議其罪

上尙未有意誅謹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

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

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及寶石金甲玉帶蟒衣袞

袍盛甲三千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

獄命法司廷訊之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

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駙馬都尉蔡震曰我

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頰曰公卿

逮劉瑾下獄

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  
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音福審也  
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諸被害人爭買其肉啖  
親屬皆論斬其黨雋芳劉宇等并削籍爲民

谷應泰曰嗟呼宦寺之禍自古烈矣周禮重  
奄寺之司秦風著寺人之制蓋以其人進身  
刑餘廁員灑掃非有忠孝砥礪之素而其入  
也優游房闈窺伺色笑其出也口御天憲手  
秉王章固宜其威福劉瑾以青宮舊侍狐蠱  
覆軫動成烟鑿者也劉瑾以青宮舊侍狐蠱  
君側當其始也豈遂有莽懿非常之志温卓  
不軌之謀乎假狗馬音樂以冀君上之憐惜  
取富貴苟容足矣而乃毒蛇不斲壯夫螫手  
韓文一發不中而顧命諸臣斥逐無遺六給

事十三御史之章再入而諫官臺臣誅鋤累  
盡於是北門之獄驟興措紳之禍尤烈內閣  
樹其私人部寺張其羽翼威加於郡國更  
置及於岩疆瑾遂駸駸焉不能安於人臣之  
位矣夫水自湍也風又激之湯已沸也火又  
烈之廷臣自李東陽而下無不覩瀕要地其  
心願指間或微言解圍自托於太丘之甲張  
讓然而固寵依違詎殊於商君之因景監乎  
清流之望既歸官府之權自一而小人得志有  
自來矣焦芳劉宇寧足責哉然而李夢陽之  
閣部密謀無異於楊一清之密說張永也王  
岳范亨徐智之從中奏上又無異於張永之  
叩頭哭泣也李計中洩於政府而楊謀成  
於閫外岳亨敗事於濡遲而張永決策於立  
談言於真鋪倡亂之後者信而有徵言於狗  
馬媒心之日者迷而難悟卒之國家受恭顯  
之禍政府有匡趙之羞張永收桑榆之功諸  
賢深徙薪之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物勿用豈

不信哉

御史張芥劾大學士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為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起。○八月，兵部奏革寧王宸濠護衛。

江西四川盜起

六年辛未五月，江西四川盜起，攻破州縣，到處劫掠，官民命太監谷用討之，尋流賊盡平。○十月，召大同遊擊江彬入京師，彬宣府人，驍勇狡險。

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最有寵於上。

宸濠謀不軌

八年癸酉四月，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僭号離宮。宸濠懷不軌，術士李自然等妄稱天命，謂當為天子。又招術士李日芳等，謂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

九年甲戌三月，復寧王宸濠護衛屯田。先是陸完為江西按察司，宸濠陰結之，完為兵部尚書入內，宸濠乃乞護衛輦載。輦人步輓車也，載滿也。金寶因減

賢等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宣言曰今  
寧王以金寶鉅萬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  
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阻之乃謀于錢寧等譖  
疏令宏致仕○寧王宸濠自稱國王妄傳護衛  
爲侍衛改令旨爲聖旨

宸濠稱國王

十年<sup>乙亥</sup>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上疏略  
曰寧王自復護衛以來騷擾閭閻<sup>里門也</sup>鈐東宮  
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  
止群盜也伏乞聖明廣集群議簡命才節威望  
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之以大權銷隙寢  
邪於無形敕王自主其國仰遵祖訓勿撓有司  
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頗懼委過近屬以自解○  
以河南左布政孫燧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江西○宸濠奏胡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  
賄營內旨逮繫詔獄尋謫戍

宸濠奏請退胡  
世寧

十二年<sup>丁丑</sup>三月宸濠令王春余欽等招募劇盜  
凌十一閔廿四等五百余人四集亡命同楊清  
等藏丁家山寺劫掠官軍民財商貨復厚結廣

大學士梁儲力諫

西土官狼兵并南贛汀漳洞蠻欲圖為應遣人往廣東收買皮帳製作皮甲及私製鎗刀盔甲并佛郎機銃兵器日夜造作不息○以許逵為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孫燧奏宜重九江兵備之權湖東分巡兼理兵備倭倖阻之不行

十三年<sup>戊寅</sup>六月上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

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

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梁儲上疏力諫不聽上

召諸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

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齧此劍儲泣諫

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

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

彬亦罷副將軍

十四年<sup>己卯</sup>三月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

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

蓄異謀南巡制下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

約群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尙書陸完迎

謂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為刎狀完意蓋以阻

北征之事梁儲諫之南巡之議舒芬等細之武宗聞君也而朝廷幸有人得以僅維持宗社可知國以善人為寶而明君必急於求賢也



雄壯淋漓真是  
義士

宸濠亦蓋不能  
無畏憚焉

言也於是舒芬疏先入郎中黃鞏等十三人亦  
聯疏諫之上大怒召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  
等獄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牛門外五日金吾  
衛指揮張英肉袒挾兩囊土數外當蹕道哭諫  
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  
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殞命  
獄中是日舒芬等百二十人俱廷杖死杖下者  
十余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  
憚之○六月寧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

宣德宣宗之年  
號

副使許遠死之先是朝廷遣賴義崔元顏頤壽  
等行崔元過楊廷和詢之廷和曰宣德中有疑  
于趙府常令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此意也元  
等遂行而京師競傳以為且擒治寧王偵卒  
謂牒者林華者即兼程逃歸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鎮  
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罷宴遂密召劉養正劉  
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  
謝宴可就擒之殺其不附已者因而舉事乃夜  
飭兵器以候待旦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

凜烈足令兇賊  
寒膽要見二人  
平日所養如何

臺侍衛者數百人宸濠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今  
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殺  
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  
保駕否燧張目直視濠厲声曰天無二日臣安  
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大怒命縛燧  
衆駭愕相顧失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  
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顧燧語曰  
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尙何言濠併縛之訊  
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

罵賊挫折燧左臂并縛逵噶被尉火信等拽出  
惠民門外殺之逵且死罵曰今日賊殺我明日  
朝廷必殺賊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城中聞之  
無不流涕者宸濠傳檄遠近輩正德年號指在  
乘輿天子所御車馬衣服以李士實劉養正爲  
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兵部尙書總督軍務大  
元帥帥兵六萬人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声言  
直取南京道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銑  
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遂留

張文錦等憑城  
拒賊

道學先生亦有此人要見道學亦在其人道學至陽明而始成其用明季呂晚村諸家喋喋辨駁者究門矣汎之見特可陋

攻安慶時九江南康既陷遠近震駭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眾死守○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攻南昌城下之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濠塹期在必克聞守仁率兵攻南昌大恐解安慶圍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自率大軍繼之守仁乃遣諸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率兵繞出賊背合勢夾擊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余級宸濠被執

何等脫洒要見其胸中無一點礙滯

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至是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江彬等欲奪其功遣人止之又譖守仁必反上召守仁即奔命彬等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張永聞之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棄其官入山為道士由是上益信之命巡撫江西令更上捷奏

谷應泰曰武宗慢棄神器王綱不守累葉金甌視為中原之鹿于是羣邪睥睨蕭牆之內耽耽虎視人有風雲之想矣宸濠復護衛于正德二年舉兵于正德十四年十年之間

前有孫燧許遠  
費宏梁儲諸賢  
後有王守仁宗  
社之不顛特在  
人事不必天意  
也

恭布星羅賊黨幾徧海內當其始也規蝨斯  
龍種之衰妄冀千秋萬歲之約蓄梁孝淮南  
之志要結伍被嚴助之歡與服外朝儼然大  
實稱戈喋血詎其本懷既而玉曆無疆妖謀  
漸洩羅落彌嚴腹心愈廣其骨鯁不附者內  
則大學士費宏外則巡撫孫燧副使許遠數  
人已耳官掖樹其私人六卿半其羽翼京省  
津梁飛騎立達荆蠻百越振臂能呼知義旗  
之莫舉料乘輿之必東設伏關輔之間陰謀  
博浪之事嗟乎飛鷹鷂羽已上其鞬遊魚鼓  
鬻已吞其餌武宗方且改號將軍貶名鎮國  
右掣江彬左倚忠永張皇國門有同兒戲豈  
不危哉所幸宸濠身居彭蠡之間結聚推埋  
之客地利既失人謀不臧玉燭灰而復明皇  
輿昃而旋正是乃  
天意夫豈人事焉

十五年庚辰十二月賜宸濠死磔誅餘黨獨抑王

守仁功未叙

十六年辛巳三月上崩皇太后與楊廷和等定議  
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乃為遺詔迎興獻王世  
子厚熹於安陸立之

世宗皇帝

名厚熹興獻王祐枕之子憲宗孫也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

江彬伏誅初先帝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  
楊廷和等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上命召彬收  
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論磔於市籍其家金  
銀珠玉不可勝計隱匿奏疏百余本

江彬伏誅

谷應泰曰江彬以邊卒入侍，稔惡十年，顯越來興，幾危社稷，然跡其所為，非有他謀，特岷庸材耳。

王守仁為兵部尚書新建伯

召王守仁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嘉靖三年<sup>甲申</sup>三月，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

獻皇帝與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九

月，詔稱孝宗皇帝曰皇伯考，皇太后曰皇伯母。

四年<sup>乙酉</sup>三月，建獻皇帝廟，是為世廟。

六年<sup>丁亥</sup>四月，以新建伯王守仁為兵部尚書，總

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王守仁討廣西叛

蠻平之，捷聞桂，尊息之論，守仁挾詐專兵，禮部

尚書霍韜上疏曰：伏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勦

田州，命下之日，臣竊為守仁計曰：前巡撫調三

省兵若干萬，軍餉支費若干萬，殺死疫死民兵

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

矣。守仁來此，大壞極敝之後，雖合四省兵力，支

銀米數百萬，勦平報級，亦且曰：天下大功也。而

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聖德，遂令誓

首來服。若八寨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

禮部尚書霍韜  
上疏

毀譽得喪守仁固無毫髮芥滯矣雖然惟有此一疏差足以慰人心要見守仁際此時果爲何思獨惡群小無用也

比廣西在万山之中土惡水迅氣習凶悍八寨賊洪武間所不能平斷藤峽賊成化初僅得討平餘孽復熾今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蕩平百數十年虎豹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恩田州向化之民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不以為功反以為罪乎守仁擒宸濠奸臣許泰等欲掩其功揚言守仁初與賊同謀又謂宸濠金帛守仁滿載以去當時閣臣

亦忌守仁之功不為辨白臣謂守仁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效忠之臣廣西之功不白無以勸策勲之臣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為輕重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守宦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鎮臣遂無所激勸矣疏奏不報八年二月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卒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天資英異平生以講學自任嘗至龍場一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以五經之言証之莫不脗合

要見衆口交訾即所以為陽明

脗音泯無故波際之負

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多所著有傳習

錄

鄭端簡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  
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眾口交譽蓋公功  
名昭揭不可蓋覆唯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  
是指斥則說易行媚心稱快爾今人咸謂  
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  
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于顏曾而思孟劣于  
雄况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而言傳習錄諸  
書具在學者虚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  
寧庶人反時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  
旬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者景  
陵無羈勒之勞矣

改號孔子為先師

九年庚寅十月改號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

十五年丙申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

二十年辛丑四月九廟災○交城王絕輔國將軍  
表柚謀襲之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嵩乃題  
覆從之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燧與嫡徐懷  
燔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為覆允於是  
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救正上赦弗治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宮婢楊金英等謀弒上伏誅  
○嚴嵩入內閣竊弄威權內外百執事有所建

御史葉經劾嚴嵩

殺御史葉經

白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故副封苞苴輻輳戶

外○九月殺山東巡撫御史葉經初經劾嚴嵩

受表袖惟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

中有諷上語激上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

使陳儒以下皆遠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三十年<sub>辛</sub>三月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

子脫脫使貢馬互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

極言其不可下內閣嵩等議未決鸞曰豎子不

知兵宜其易之密疏詆繼盛阻撓邊計上意遂

中變詔貶狄道縣典史○四月開馬市于大同

三十一年<sub>壬</sub>正月俺答寇大同○二月罷馬市

○俺答寇蘇州徐階因奏仇鸞通敵誤國詔收

鸞大將軍印綬以總兵官陳時代之○上思楊

繼盛言自貶累遷兵部武選司員外

三十二年<sub>癸</sub>正月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

嚴嵩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在外之賊為俺答

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有先後未有內

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

要見六尺之軀亦賊有內外攻有先後能察其內外而不違先後之序者真可謂學生矣



絕俺答之先，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方蒼生之塗炭。塗泥也。炭火也。乎陛下聽臣之言，察高之奸，上大怒，下獄。

殺楊盛繼

三十四年乙卯十月，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嚴嵩矣。

四十年辛酉正月，萬壽宮災。

四十一年壬戌，以御史鄒應龍為通政司參議，應

鄒應龍劾世蕃

龍上疏劾世蕃嚴嵩子，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

乞置於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

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上覽之，心動，命嵩致仕，而下世蕃於獄。尋謫戍雷州，明年命斬世蕃，沒其家。嵩寄食故舊，未幾死。

四十五年丙寅十二月，上崩，遺詔曰：朕享國長久，

累朝未有一念倦倦也。懇至也。惟敬天勤民是務，遂

過致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

沒者卹錄，見監者釋復職。

穆宗皇帝名載堯，世宗第三子，在位六年，壽三十六。

悔亦晚矣

隆慶元年丁卯正月詔錄先朝建言諸臣楊繼盛等并復職贈蔭諭祭

二年己巳三月立皇子翊鈞為皇太子

四年庚午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僕阿力哥等來

降總督王崇古納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輕

重宜勿留上曰慕義來降宜加獎勵以把那吉

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賜衣一襲重也俺

答聞之感且愧曰漢乃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

世服屬何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俺答

立翊鈞為皇太子

執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遣那吉歸那吉感泣  
五年辛未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  
六年壬申五月上崩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  
清宮受顧命

神宗皇帝名翊鈞穆宗子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八

萬曆元年癸酉正月罷閣臣高拱初拱與張居正

友善既而內離猜防猜恨也防禦也日甚拱惡太監馮

保箴穆宗遺詔掌司禮監專恣逐之使人報居

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遂逐

罷閣臣高拱

小人反覆之弊如此

之居正為首輔

御史劾張居正

四年丙正月御史劉臺劾張居正專擅威福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祈正威福也將異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音夾挾扶也謂在傍扶之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一百遠戍之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

七年乙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

潘季馴治河

淮水勢不敵淮揚咸為巨浸直逼泗州患近寢陵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璽王者印也古者尊卑共之素漢以來唯至尊以為稱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鞠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隄成轉漕無患

十年壬六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宸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猶助也以財助喪也甚厚

愛新覺羅氏始起兵

贈上柱國謚文忠居正性深沉機警多智數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治績炳然明著也十一年癸未群雄蜂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時努兒哈赤起兵攻尼堪外蘭於圖倫城克之努兒哈赤姓愛新覺羅東韃靼女直部之人也先世居俄朵里城國号滿洲十九年辛卯滿洲努兒哈赤略長白山鴨綠江路盡收其衆

科道都察院中謂六科給事中十六道監察御史

要見朋黨之事君子亦有罪

二十二年甲午五月大學士王錫爵致仕以沈一貫陳于陞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謫文選司郎中顧憲成既而憲成謫歸講學於東林時孫不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謬也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入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四年丙申八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

遣使開礦

礦助大工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  
 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  
 百八十八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  
 百得不償失不聽○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  
 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先是奸人  
 王君錫奏開易州礦下戶部議尙書林材上言  
 山治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四誘禽鳥  
者也即  
 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上遂

從其言礦使之害幾徧天下

二十七年己亥二月努兒哈赤以蒙古字集爲國

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傳布始于是

二十八年庚子二月鳳陽巡撫李三才上疏言自

礦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爲斯民主不惟不衣

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

奪之征權之使急於星火謂鑽燧  
點有光搜括之令

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

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

滿州文始于此

李三才上疏請  
止礦稅

官阻撓礦稅卒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  
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  
儀真則暨祿理鹽楊州則魯保蘆政治江則邗  
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  
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爲無忌假旨詐財動以万  
數昨運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  
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  
万人之心也陛下愛珠玉人亦愛溫飽陛下愛  
万世人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黃金高於北斗

劉切如此三尺  
之童亦知取捨  
而帝頑然不聞  
迷惑之難諭果  
至此乎噫

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外斗之儲陛下欲爲子孫  
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昔朝  
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  
不報○七月巡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  
暴激變不報

二十九年辛丑十月立皇子常洛爲皇太子

三十年壬寅二月上不豫急召沈一貫諭輔太子

并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  
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

諭已頒行不可反汗汗音翰人液也出令如出反汗也是上怒幾欲手及義義不爲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

罷採礦釋礦稅

三十三年乙巳九月納禮部侍郎馮琦言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及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丙午蒙古思格德台吉引五部落居也人所

聚居來朝滿州

四十二年甲寅二月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

滿州建元天命

四十六年戊午正月努兒哈赤卽位滿州號後金指中國爲南朝削平諸部威振東北具勅大臣率群臣上尊號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四月努兒哈赤率兵南侵陷撫順城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之用漢字傳檄清河關北關降遼撫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虜兵佯退官兵直前遇伏萬騎突出承胤及副將頗廷伯等皆死之一軍盡沒京師震駭命起舊將李如柏總遼鎮兵杜松屯山海關徵劉綎

李維翰等戰死

柴國柱赴京調度以楊鎬爲兵部右侍郎經略遼東

四十七年

巳未滿州天命二年

正月四方兵馬大集上恐

師老財匱趣楊鎬進兵鎬乃分兵四路出塞杜松欲立首功先期抵渾河既渡遇伏血戰力竭而死虜兵乘勝來攻我軍大敗文武將吏死者三百十餘人軍士死者四方五千八百餘人事聞京師大震○十一月努兒哈赤陷鐵嶺入龍潭口築城撫順之外

滿州兵陷鐵嶺

四十八年

庚申滿州天命三年

七月上崩

光宗皇帝

名常洛神宗太子也在位一月壽三十九

八月即位詔停止礦稅及收稅內豎起用建言得罪諸臣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上以邊數告急乃令徐光啓督練京兵爲內衛○九月上崩熹宗皇帝

名由校光宗長子在位七年壽二十三

天啓元年

辛酉滿州天命四年

二月努兒哈赤侵瀋陽總

兵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死之朝議遣使分

道募兵前後糜帑數百方然所募皆市井烏合

滿州兵侵瀋陽



魏忠賢矯詔殺王安

臨陣先走甚者道為盜奸民揭竿從之中原自此多事○八月內侍魏忠賢矯詔殺前太監王安忠賢嘗因魏朝以結王安安善視之朝初與上乳媪客氏私忠賢亦通焉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煖温也小閣醉詈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御前聽上命客氏久厭朝儂薄而喜忠賢慙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縊殺之自是得專客氏而尾大不揮之患成焉初上之立也王安與

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忠賢與客氏謀殺安安死而忠賢益無所憚矣二年壬戌滿州天命五年七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以太常寺王三善巡撫貴州

三年癸亥滿州天命六年正月安邦彥率眾數萬攻陸廣先是王三善以倉儲空虛欲因糧於敵一軍屯陸廣向大方奢社輝一屯鴨池向邦彥巢穴至是前鋒楊明楷奮勇接戰眾潰明楷陷賊中賊乘勝赴鴨池我軍遂不利○三月努兒哈赤築

安邦彥叛

城于遼陽東居之名曰東京○王三善自將兵六萬擊安邦彥大敗之邦彥遁走

四年甲子滿州天命七年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為

賊黨陳其愚所殺○六月都御史楊漣疏劾魏

忠賢二十四大罪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

言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或內廷奸狀敗露

見也客氏為之彌縫補闕也謂彌逢補合其罪戾而遮飾其

回邪舉朝內外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且如

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

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天顏咫尺之間忽

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

至此陛下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懼禍

泣訴上前客氏亦從中委曲調之乃下漣疏切

責不少貸諸臣無不憤激

五年乙丑滿州天命八年努兒哈赤殂其子皇太極襲位

七年丁卯滿州天命元年五月皇太極圍錦州總兵趙率

教固守巡撫袁崇煥遣精兵四千繞出虜兵後

大戰敗之虜分兵圍寧遠亦不克而還○八月

御史楊漣劾魏忠賢

努兒哈赤殂

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懼上召皇弟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再以善事申宮為托及委用忠賢語崩

毅宗皇帝

名由檢光宗第二子初封信王熹宗崩無嗣入繼大統

誅魏忠賢客氏

十一月誅魏忠賢客氏初上稔忠賢惡即位後深自儆也備廷臣交章劾忠賢忠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大監徐應元求解上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既行遣使逮之忠賢及崔呈秀自縊死詔戮其屍客氏及其黨并伏誅籍其家

崇禎元年

戊辰滿州天聰二年

延安大饑流賊大起率眾

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為盜府谷民王

王嘉胤高迎祥為亂

嘉胤倡亂延安人張獻忠從嘉胤陰謀多賊中

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時稱獻賊安塞馬賊高迎

祥亦起米脂人李自成應之旬日間眾至萬餘

推迎祥為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

成為闖將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群盜推自成

為主○四月起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

御史總督薊遼登萊天津軍務

滿州兵入寇

二年己巳滿州天聰三年八月、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朱燮元討奢崇明安邦彥平之。○十一月、滿州兵入寇、已自順義西薄都城、京師大震、薊遼督帥袁崇煥聞警、入援、所過諸城皆留兵守、上聞其至、喜甚、令盡統援軍、時所破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都人驟遭兵怨、毀也人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滿州兵聞之、乃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上、上信之、遂下詔獄。

王嘉胤伏誅

四年辛未滿州天聰五年四月、副將曹文詔破賊于河曲、先是王嘉胤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軍糧曰餉道困之、嘉胤遁去、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為魁、分營三十六眾、二十萬、六年癸酉滿州天聰七年五月上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察識也特命太監陳大全等監紀各路諸營、延綏巡撫陳奇瑜擊賊首鑽天哨、開山斧一座城、大破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七年甲戌滿州天聰八年八月滿州皇太極侵宣府城陷

保安州犯大同

九年丙子清崇德元年滿州皇太極建國号曰清改元

崇德○清兵逾獨石口入居庸侵昌平徧燕京

連陷十二城詔徵諸鎮兵入援諸將皆按兵不

敢戰

十年丁丑清崇德二年正月張獻忠等自襄陽順流東

下犯安慶連營百里○四月以熊文燦為兵部

尚書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督勦流賊

十五年壬午清崇德七年清兵破錦州○十一月李自

成合諸賊圍汝寧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

保定總督楊文岳分巡僉事王世宗率兵屯城

西賊兵進攻相拒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不支

賊四面環繞也攻戴扉以障矢石雲梯如牆而立

城上矢石俱下賊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

并登執文岳及王世宗於城頭文岳世宗厲聲

罵賊賊怒以大砲洞胸糜骨以死世宗初授河

南推官屢却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屢

滿州建國號曰清改元崇德

楊文岳王世宗死節

舉西洋人演習  
火器

此所以自成之  
終不能成也

土民數萬燔燒邸舍無遺尋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積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

十六年癸未清崇德八年正月李自成陷承天先是流

劫秦晉楚豫攻剽劫也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

焚蕩屠滅既而連陷荆襄鄆郢席卷河南有眾

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思據有成邑擅

名號矣○張獻忠陷武昌遂據楚王府僭稱武

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

士授群縣官○六月立賞格賞猶勸賜有功購也格標準也

李自成萬金爵通候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

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督師孫傳廷討李

自成大敗之自成奔襄城○九月張獻忠陷永

州於是全楚皆陷○李自成陷延安復陷鳳翔

屠之尋陷榆林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

軍士飢困而殫盡也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

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榆林既陷賊無後顧

長驅而東矣○是歲清主皇太極殂子福臨即

賊兵有破竹之  
勢

位

清主改元順治

十七年甲申清順治元年正月清主福臨改元順治○

李自成僭稱王國號曰順

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号曰順改元永昌○

張獻忠陷成都遂以病死蜀中○李自成攻寧

武關總兵官周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城毀復

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被執罵賊死城

中士民無降者自成謂衆曰此去歷大同陽和

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

還俟再舉而大同宣府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

遂長驅而東至居庸關○二月上詔天下勤王

左都御史邦華等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

上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

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

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詔封

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

伯黃得功靖南伯○李自成攻京師城外三大

營皆潰降轟声震地上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

徘徊踰時歎曰苦我民爾翌日昧爽御前殿鳴

人君能死社稷者古今之間惟帝一人而已其英烈可想矣設使爲君者恒能執此志則何事不成焉

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復登山自經衣前書曰  
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  
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  
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  
朕屍勿傷百姓一人李自成入兼天門昇帝后  
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音做露舍也百官過者莫進  
視李國楨泥首去幘韜髮之中踉蹌奔赴跪梓宮前  
大哭自成執國楨以好語誘之使降國楨曰有  
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

李國楨降而葬  
帝王

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  
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  
楨一人斬衰徒步往葬至陵裏事畢慟哭作詩  
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死之太監王承恩從  
帝于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于亭  
下與大行相望○菜傭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  
慟哭觸石死○左中允劉理順題于壁曰成仁  
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  
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

此等事讀者誰  
不感奮欲已亦  
有此事然此事  
不可徒模擬要



見平日用空如  
何

門縊死○新樂侯文炳嘆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投火死○大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駙馬都督鞏永固縛子女五人于柱命外舉火遂自剄○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

成德金鉉母子  
夫婦死節

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其子從之○儒士張世禧聞變父子俱經死○兵部郎中成德及帝崩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兵部員外郎金鉉聞城陷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死之家報至母章氏投井死妻王氏亦隨死○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知事不可為歎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望

關再拜自經其妾亦自經○左諭德馬世奇聞  
變曰是當死作書別母遂死侍妾朱氏李氏并  
入室自縊○簡討汪偉及賊犯關從容語妻耿  
氏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爲兩縵于梁間縊死○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  
痛飲作詩與妾時氏自盡○光祿寺署丞于騰  
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戶部尙書兼  
侍讀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  
乃縊死三日後顏色如生賊見之驚避他去○

倪元璐死節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遂自縊僕解之  
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  
藥而卒○大理寺卿凌義渠協理京營兵部右  
侍郎王家彥大常少卿吳麟徵右庶子周鳳翔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純德吏  
部員外郎許直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  
顯滕之所阮文貴百戶王某順天府知事陳貞  
達陽和衛經歷毛維張張應選等聞都城陷皆  
自盡○長洲生員許琰聞京師之變悲號欲絕

李自成僭號稱帝

乞援于清所謂前門出狼後門入虎者何等下策

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李自成國號大順稱帝即位武英殿○四月平西伯吳三桂入援聞京師已陷頓兵山海乞援于清清攝政王多爾袞出師次沙河三桂長驅以入自成大驚脇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復遣唐通齎銀四萬兩犒師三桂佯受其犒而出不意盡殺守關賊復書絕父與清兵合擊賊衆奔潰自成中流矢拔營走山西三桂遂還軍京師○清主乘勢入都于燕京○福王立於南京

谷應泰曰聞之君臣大義有死無貳忠孝大節有死無隕以故須漕碎體弘演納肝蕩陰被矢侍中濺血莫不氣激傾軫志堅化碧皜皜乎與秋日嚴霜比潔也然而爲之君者或智昏蔽麥恩同草芥有若東昏在齊屠肉汨酒孫皓居吳燒鋸截頂而且軹道牽牲冀存未裔東堂索蜜猶丐餘生甚乃騎導劉聰之敗身墜景陽之井莫不義辱宗社形汚囚繫然爲之臣者猶尙奮臂不顧蹈難如歸辛賓之死抱而不解吉朗之亡哭而彌謦嗚乎主辱臣死無所逃也况乎殺宗宵肝臨朝唏嗟畢命公主堪胸妃后并縊引經死社稷遺詔愛百姓自古亡國正終未有若斯之烈者以故鼎湖弓墜到處攀髯望帝竟歸自然帝血離襟滿之一軍皆化田橫之五百從死傳美其身成仁易稱致命遂志蓋亦未爲過也考其時闔門同死者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鞏永

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與子俱死者少司寇  
孟兆祥儒生張世禧是也母與妻俱死者  
樞部郎成德金鉉是也妻妾從死者大學士  
范景文左諭德馬世奇簡計汪偉御史陳良  
謨署丞于騰蛟是也獨身歿死者大司農倪  
元璐中丞施邦曜廷尉凌義渠少司馬王家  
彥太常卿吳麟徵庶子周鳳翔給事吳甘來  
御史王章陳純德吏部郎許直兵馬姚成中  
書宋天顯歷張應選毛維張是也聞難餓死者  
貞達經歷張應選毛維張是也聞難餓死者  
長洲諸生許琰是也凡此諸臣者無論道術  
素許至性勃發位是也三楷榮邀一命莫不推  
心扼腕追路相從良以衣帶夙銘馮生者固  
少宮車晏駕葶蟻者益多耳若乃袁景儔之  
父子并殲石頭江萬里之夫妻同趨止水甚  
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養之恩亦  
毅宗拊循之效也論者又以生多誤國死未  
翻君夫文循山開國宋室何功張巡嚼齒睢陽

不守而諸人乃以刀筆之深文詆箕尾之毅  
魄含血噴人適以自污其口矣又若李國楨  
斬衰送葬絕命湯陵前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經  
亭下以至菜傭湯之瓊勳哭梓宮觸石而死  
抑何盡節之多也嗚呼石窮河西盡有吾君  
之痛風車雲馬猶聞殺賊之聲予益讀毅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帝由松福王常洵子神宗孫也崇禎十七年四  
月京師陷時由松避賊次淮安南京府部科道  
等推戴討賊遂立為帝○五月上即位召兵部  
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鳳陽總督馬士  
等入閣辦事○賞吳三桂殺賊功封薊國公○

封吳三桂為薊國公

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鎮以劉澤清等轄之

○時災異疊見又廟門告災上深居禁中惟漁

侵取無擇曰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為樂修造宮

殿賞賜不節國用匱乏搜括殆盡馬士英濁亂

國政邊警日逼而士英不奏○清主詣南郊告

祭天地即皇帝位頒時憲曆

弘光元年乙酉清順治二年二月清豫親王多鐸大破

李自成潼關自成以十餘騎入禱九宮山拜廟

前鄉民以鋤碎其首而斃餘眾二十餘方降湖

李自成伏誅

廣總督何騰蛟○四月寧南侯左良玉馳疏上

言馬士英奸邪亂國政列其七大罪乞誅之又

傳檄声其罪中外驚然士英大懼○清兵已徇

徐碭下毫泗乘勢渡淮史可法連疏告警乞其

選將添兵上諭士英士英指諸臣對曰此皆左

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死於

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

斬上嘿然諸臣咸為咋舌○五月清兵既至揚

子江漸薄都城上乘夜出奔馬士英奉太后走

清兵有破竹之勢

浙豫王定江浙挾帝北去。○唐王立于福州，帝聿釗太祖九世孫也。世封南陽爲唐王。五月，清兵渡江南都弗守，總兵官鄭鴻達與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之爲監國王，尋卽帝位。改福州爲天興府。○六月，封鄭芝龍爲平虜侯，鄭鴻達定虜侯。其他進官有差。○是歲清下剃頭之令。

清下剃頭之令

隆武元年丙戌清順治三年八月，清貝勒之兵渡浙東，陷吉安撫州。鄭鴻達等棄廣信走入關，上定計

幸贛州，抵順昌，聞清兵已及劔津，且踵至。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上將入贛州，因停一日，曝龍鳳衣。清兵至，擒帝后及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帝及后於市，繼祚亦被殺。○十月，鄭芝龍保安平，貝勒以書招之。芝龍得書大喜，朱成功泣諫曰：「父教子忠，不聞以貳。且北虜何信之有？芝龍不聽。」遂至福州。乞降，初芝龍落魄去之日本，娶倭婦肥前平戶士人田川氏也，生森數

鄭芝龍降清

要見日本人種  
自不同他  
近來大日本人  
反不必然則何  
耶

歲芝龍歸福建就撫以收劉香功遷都督于是  
森在倭已七歲矣芝龍屢請得之森風儀整秀  
倣儻有大志年二十三而陞見上奇之撫其背  
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  
姓朱改名成功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  
同駙馬自是中外稱國姓爺至是悲歌慷慨與  
陳輝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願從者九十  
余人乘二巨艦去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移稱  
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永明王立于

### 肇慶

帝由榔桂王之子神宗嫡孫也福州既失兩廣  
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共謀立之以  
肇慶府署為行宮○福建舊相蘇觀生等擁立  
隆武帝弟唐王聿錫監國改元紹武○清總兵  
李成棟陷廣州擒唐王等二十余人悉殺之斬  
蘇觀生遂發兵向肇慶

清兵陷廣州

永曆元年丁亥清順治四年二月上抵桂州命瞿式耜

留守駕抵全州○五月清兵環攻桂城吏士皆

此時此際一朱  
成功氏差足以  
強人意矣

無人色焦璉負劍奮臂大呼督師嬰守用西洋  
銃擊斃馬騎出城奮勇擊殺兩日清兵敗去○

十一月上復抵桂州瞿式耜嚴起恒并相

二年戊子清順治五年四月皇子生冊為皇太子

三年己丑清順治六年三月朱成功募兵于銅山攻漳

浦屯分水關○七月封朱成功為延平公

四年庚寅清順治七年正月南雄不守韶州亦陷上震

怒戒舟西上瞿式耜疏留之不聽遂移德慶抵

梧州○十一月清兵薄全州入嚴門城中大亂

瞿式耜令戢不得衣冠危座署中適總督張同

做自靈州回遇式耜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

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遂

被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遭害

十五年辛丑清同治十八年上至緬甸朱成功自江南喪

敗地蹙軍孤念上蒙塵于外存亡不可知第做

天祐天復故事孤持正朔乃議取臺灣遷之臺

灣為土蕃部族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迫巨

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

朱成功遷臺灣



改臺灣爲安平鎮

球近焉周袤三十余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  
產之利畊耘并耦日月之需無所不有固東南  
之一大聚落也鄭芝龍嘗居之未久而去荷蘭  
人來盤踞其地諸將以險遠爲難談極口而不  
決成功意銳振舵東甲遂行荷蘭乃降送之歸  
國諸土酋皆受約束改臺灣爲安平鎮○清主  
福臨殂是爲世祖子女燁嗣位○十二月吳三  
桂薄緬甸于時緬首莽應時叛執上降三桂奉  
上還滇

十六年壬寅清康熙元年五月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

朱成功卒臺灣子經嗣立

十七年癸卯清康熙二年正月上崩于滇城計至朱經

猶奉朔稱永曆自太祖洪武元年至是凡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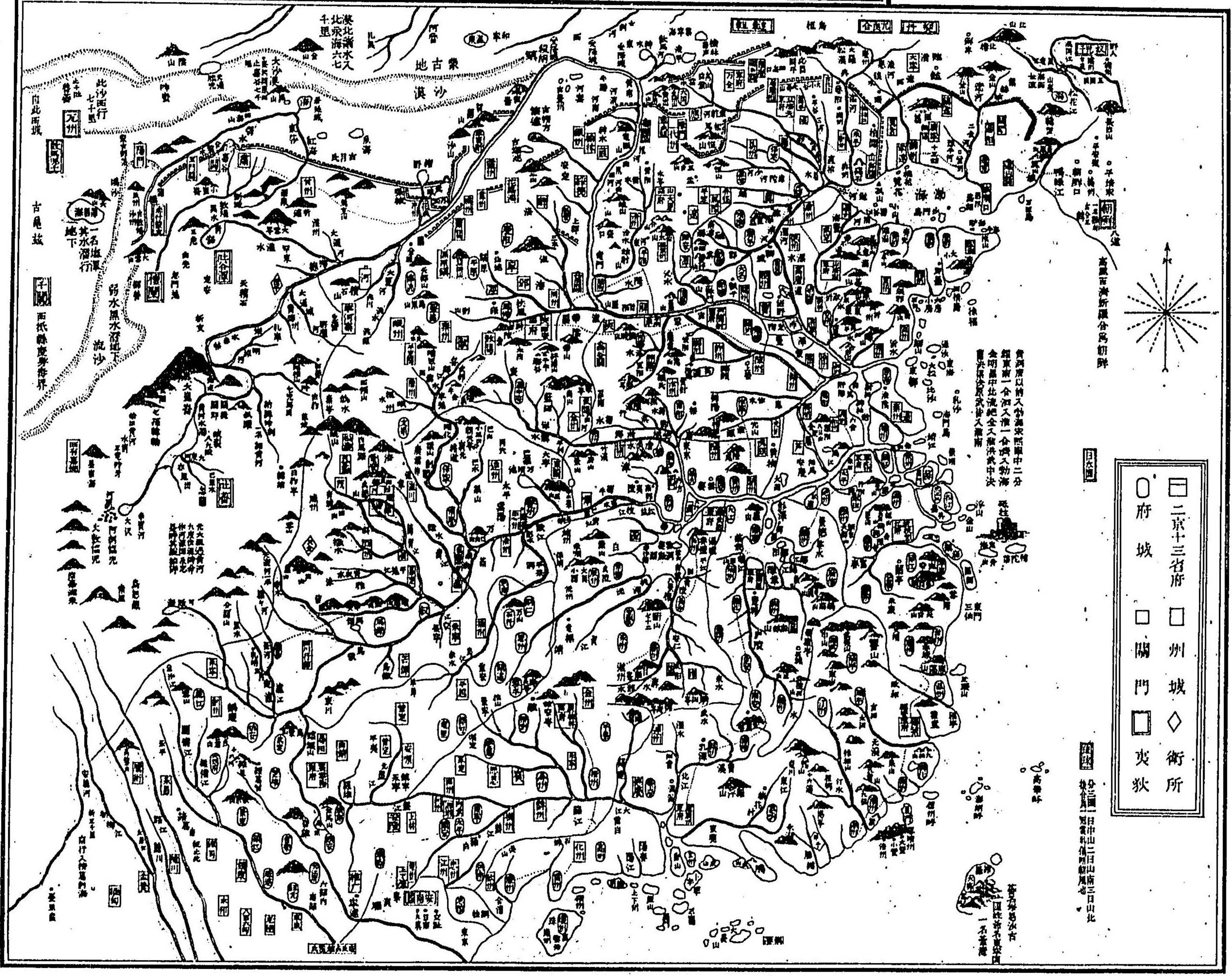
世二百九十六年而亡後鄭氏孤立臺灣奉永

曆正朔二十年而朱明正朔全亡

要見二十年仍保殘喘者是誰之功

續綱鑑精采卷之二終

大明一統二京三十省圖



承承金米方之二

堤辰彫刻

67  
4  
56

